

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九年

庚寅

春介葛盧來

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黔陬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葛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凡小國無事而來魯者不知所託何名其實志在窺

覘耳

公至自圍許

由會溫朝王所而後圍許何以致圍許而不至會朝  
邪歟至以圍許之功也魯人不以朝王爲大而以圍  
許爲功正見當時諸侯急於圍許之意其不知所重  
亦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汪克寬氏曰前  
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  
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  
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孫明復曰翟泉內不出主名外曰人皆微者也○襄王雖復辟然恐群小之心猶未安也故爲此盟使不相疑耳盟以微者則人不驚晉文之慮周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故書左氏以爲公會王子虎等盟胡康侯以爲諱公貶卿失經意矣○翟泉近王都之地也詳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下

秋大雨雹

胡康侯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

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疇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黃震氏曰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爲雹大者過甚之名○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介葛盧再來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

辛卯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則三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中國者可不謹哉○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治之也衛侯在外而使人歸治咺獄如左氏云衛侯使賂周欵治厯殺元咺者理或有之但所加者法也非晉文不校則衛侯豈敢爲哉蓋晉文假義而霸者也初執衛侯特爲元咺所蔽耳及衛侯詞直襄王猶不能斷故留京師者踰二年而

晉亦漸悟其失其釋歸也晉無忤也故衛侯得以治  
元咺之罪耳夫元咺無人臣禮於法應誅春秋不以  
討罪之辭書而繫之大夫何邪蓋元咺得罪衛侯亦  
衛侯有以自取也當甯俞始與衛人盟既許居者無  
懼則咺固有不死之望矣及其爲君逼逐愬晉復歸  
未嘗別立一君以危社稷則咺於此時似有悔心未  
見其終絕於衛侯也觀衛侯再歸不稱復則不絕於  
位可知歸而稱名必又若甯俞始盟之降心於國人  
矣而又可失信以殺咺乎衛侯若能反躬自責一切  
坦懷則咺雖有惡必長自新之幾而過於忌克竟以

私怒殺之不道甚矣故不去其大夫以見其罪狀不明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瑕

按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十七年殺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皆不言及以諸臣同黨故刑一施之不得有所別也殺而書及則同受害而不相爲黨之辭然以此及彼罪累可知矣瑕亦衛侯弟而爲卿者也故稱公子衛侯見執咺使瑕攝國事焉初實未嘗黨咺爲惡豈得與咺同罪哉而槩施以殺是因惡咺而連及於瑕矣故書曰及而蒙上文大夫之稱見其不



當殺也文九年殺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殺慶  
虎及慶寅義同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之歸求于國衆降心相從如賂周歛冶廛而許  
與爲卿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卑之實而書名公子  
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爲君則其位未絕與初歸時  
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復○王以君  
臣無獄爲辭而諭晉欲使釋之則衛侯之釋雖王亦  
聽於晉也與成十六年曹伯之歸斷在王者異矣故  
書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李廩氏曰衛不書自京

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是也然晉文之釋衛侯實以其辯明也但不能早爲原情請王歸斷遲疑於二年之久未免蔽於先入之言耳左氏乃謂納玉十穀與晉侯則非所以語賢霸矣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所以加兵胡翼之以爲討翟泉之不會是也鄭誠有罪矣然晉文內省豈盡無闕乎則亦脩文德以來之而已矣而遽至於圍不亦甚乎秦晉稱人將卑師少非貶

辭也人而能圍兵強可知矣○秦自城濮以來雖從  
晉霸而君不親行會溫勤王事之大者亦僅遣微者  
來穆公雖賢其亦欲雄長西戎而不欲以伯爵下人  
者歟

介人侵蕭

去年介再來魯而此年遂侵蕭蓋由魯道以至蕭也  
而魯人關譏無禁不爲小國畏亦可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者也見九年會葵丘下其來  
聘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禮故使重臣也夫聘者

天子所以懷諸侯之禮也在先王時諸侯不朝則有  
貶爵削地之刑豈復加之聘乎隱桓之際尹氏擅權  
求利無厭使命不絕雖二君未朝王亦弗問也然於  
桓公尤獨親厚故來聘者五而桓居其三蓋桓公弑  
立有歎於心不恤貨財譎事權貴是以王朝恩寵常  
賁及之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以見世卿亂政之  
實矣自是尹氏中衰代者知戒尋及桓文政從簡約  
諸侯常貢使自致王而天子之使遂不煩其下聘矣  
故莊僖之編久無王聘之事豈非周卿旣懲尹氏之  
失而桓文亦制諸侯之節故邪至是宰周公始復以

報朝聘魯則於禮爲合與其他以利交者不同而襄  
王念舊德矐懿親之善可見矣汪克寬氏曰經書天  
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蒞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  
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两朝  
王所之勤而報之歟此說得之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下公  
子遂如京師專爲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遣重  
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  
然志實以晉爲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

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  
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  
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

### 春取濟西田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入于鉅野經鄆城至壽張  
西安民亭南東合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爲鄆鄆之  
西北爲范皆濟西也壽張故城在今縣東當與今東  
平州汶上縣接壤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爲濟東而地  
名魯濟矣餘互見隱五年衛師入邲下濟西田東界

於魯北界於齊南界於曹蓋皆小國見侵之隙地不在齊魯百里本封之內者也故不繫之國孫明復曰濟西田本魯地則非矣左氏以爲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公羊以爲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皆謂濟西爲曹田也然宣公時濟西取與皆齊魯自爲而曹不預焉則濟西雖亦南界於曹而曹小非齊魯敵豈能久據哉若果臧文仲往分於法宜如叔弓疆鄆田之例不應卿出不書而晉執曹伯在二十八年亦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也趙伯循於此已辯其妄矣故濟西者齊魯界上互爭之田也詳見宣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下○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  
於王旣而使公子遂報周因以事晉則天王方伯皆  
足恃矣而齊昭嗣世懦弱無爲於是乘勢之盛而取  
濟西之田則齊人不敢爭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義  
與成三年取汶陽田同○凡取田疆場之民自相偕  
擣及不勞君力而其民自來歸附者恒不書必以國  
事舉而以力得者然後書故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  
取不當取也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致而得之取之  
非正皆爲力得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地而不得其  
國邑也歸田亦然以今論之有田必有邑取田而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取邑但收其賦稅而已猶遺其民而弗籍也若取邑  
則籍其民而併據其田矣觀昭元年取鄆而下書叔  
弓疆鄆田意可見焉

公子遂如晉

公子遂如晉言取濟西田之故也而齊弱無能執辭  
以辯者此晉文之所以聽魯偏辭歟魯自此事晉甚  
謹皆爲保守濟西計耳

夏四月四卜郊

郊者天子所以事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  
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

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備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皆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瞻仰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

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爲主宰者也故  
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觀書此言雖爲攝位告祭而  
發然即其類聚群神者言之實與郊之百神受職者  
無異是郊之爲祭蓋盡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  
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爲  
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  
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  
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  
也故凡六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爲上帝  
而已地即后土通名爲社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  
帝也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二望魯諸侯不敢盡  
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無望也又祭義言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  
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  
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  
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  
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至祭天神於圜丘  
夏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  
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  
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  
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  
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亦得爲祭帝矣

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即社也

在禮謂之大社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

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

右不在方澤矣祭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

則當夏秋之間周禮家因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社祭本

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

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帝至其合天而祭則亦得

稱上帝矣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爲召和

氣而祭者恒於郊爲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

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

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

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畱罔

禮所謂祈年十四祖是也建卯之月則祈于社周禮

所謂仲春獻禽以祭社是也建酉之月則報于方周

禮所謂仲秋致禽以祀祊是也月令以方爲建戌月

事則所謂季秋祭禽于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雲

則祭風雲雷雨在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

則饗饗則祭霜露水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逆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

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

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夕月於西

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

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

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  
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  
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  
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䟽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  
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徃徃承  
傳世儒迂腐之談叅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  
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  
事明之雲雷霜露水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  
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  
于天宗正主殺物宜爲祭霜露水雪者而註家乃謂

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水雪之祭何其疏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謂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



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即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禋雩禋爲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冰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禋雩禋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

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于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

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馬貴與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  
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  
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不知成王何名而錫  
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  
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  
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蓋周公之封祀宋也以其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

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  
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  
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  
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  
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  
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  
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  
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  
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趙汴氏  
曰凡言魯重祭爲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

明堂位言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  
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有十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  
祭而僭郊郊非成王賜之也僖公作頌以郊爲誇其  
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言有天子禮樂下  
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者當顯稱之以釋其僭  
竊不當直目僖公言之也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  
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  
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其事多矣未必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也○胡康侯曰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不從乃免牲

胡康侯曰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卜郊不從免牲詳見成七年免牛下

猶三望

左氏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祭泰山河海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康侯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魯得用重祭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按胡氏之意乃謂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其說本於春秋通志然孔穎達李瑾氏謂魯在汶南則泰山乃在汶



北非周公百里封內矣魯頌所稱泰山巖巖魯邦所  
瞻者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耳戴溪氏曰魯國居  
東方親密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此  
說亦非蓋天子四望通指四方山川而言也魯東尚  
有齊限非國之窮邊也舍東方而獨望西南北三方  
此何義乎濟水在魯封內其所當祭不必言望若泰  
山與河海俱非魯封故指以爲三以見其不當望耳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求僖公之女叔姬也是爲杞桓公妻稱婦者有

姑之辭也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  
魯謝過今又親來求婦此豈可與婦人預政者同科  
哉蓋因僂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耳魯  
本輕杞不欲與爲婚姻不然何待於伯姬自來哉杞  
叔姬必母賤愛微故以許之而送嫁之禮必薄故其  
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  
於此矣詳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元凱曰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

又水經註曰濮陽城東北故衛地謂之帝丘東郡治濮陽一統志云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按滑縣在開州西南界上矣衛都朝歌在今淇縣之西左脇正受狄衝故徙居東南帝丘之地以避之先儒謂其初遷楚丘已遠入南鄙之外而今又北遷帝丘此何義乎辯見二年城楚丘下黃震氏曰狄侵衛伐之今又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氣勢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於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

矣世儒反以文公爲賢豈不誤哉孔子嘗稱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爲有道成公爲無道則失指矣餘互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三十有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巳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捷卒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劉原父曰盟何以不地於狄也黃震氏曰狄有亂衛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人侵狄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  
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重耳卒子驪嗣是爲襄公○黃震氏曰文公  
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傳之襄  
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  
垂二百年使齊桓旣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爲夷矣  
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  
桓之與天下習衰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桓  
求諸侯爲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

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鄭而已故諸侯  
既合則一問而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  
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  
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  
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  
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  
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  
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  
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

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今按鵬飛之言亦功利之見也若孔子則從心術之近正與否者辨之故於齊桓則許其爲正於晉文則直言其譎而二霸之優劣不當論勢之難易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及二十八年侵曹伐衛下○按秦穆公之霸與晉文公同時其卒亦不在重耳之後而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恐未爲得實也蓋秦自圍鄭以前事多從晉而所爲皆善則一賢者之

事也又重耳卒後則遂入滑構讎而兵爭不息全不若往日之所爲矣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顯且可傳則誠賢君也故疑穆公若在必不至此雖是時百里奚年老無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邪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其卒在後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殺之餘稽之事實豈相合哉故秦誓必戰韓時所作而穆公之卒則亦與晉文同時也及考風俗通載穆公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事則不唯謂穆公時猶未沒而



百里奚亦尚存也其說不益誣乎今數百里奚入秦之年至於敗穀之歲已百有二矣安有如此元老在位而爲顯名傳後之君所殺者邪世儒不究本末妄信傳聞至於誣善者多類此耳餘詳見十五年戰韓下然則穆公何以不討喪乎秦非方岳同盟之國而去魯又遠弔塋不及焉即是亦可以見古制之猶存矣

三十有三年

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今偃師縣南杜元凱所謂都費之滑而在河南

緱氏縣者也凡入國言入皆未滅之詞也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成十三年晉呂相絕秦書有殄滅我費滑之語正謂此也襄二十九年晉司馬女叔侯言虜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是以滑爲晉所滅也及考昭二十六年稱王起師于滑則又以滑尚屬周末嘗爲秦晉所滅左氏之不足信也有如此哉餘見二十八年鄭人入滑下○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

諸侯之國矣故于穀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夫秦勞師遠襲志在力爭不足以顯名傳後必非秦穆公百里奚所爲蓋穆公與百里奚此時必已沒矣竊意入滑當爲康公時也故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未爲得事實也任好穆公名也康公名瑩穆公子也辯義見上年晉侯重耳卒下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齊之公族歸父名稱氏稱名卿也國歸父之聘蓋晉文旣沒齊恃強欲主盟而脩好也昭公亦不自量哉詳見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古者諸侯邦交其

禮甚簡或通計告之言或脩弔慶之問或謀疆場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如年之來聘宛之歸枋語之來盟皆義之所不得爲者而率遣親暱之臣爲之禮亦瀆矣至於齊桓漸復反正仲孫高子之來爲寧魯難也其它別無非禮之聘故當時諸侯亦不敢肆以魯事觀之如臧孫辰之告糴爲救荒也公孫茲之如牟爲徵賦也公子友之屢如齊爲聽期也皆主於事霸故特遣重臣雖非王制之舊亦庶幾以公事出者晉文代興績脩桓業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

老和  
卷之十三  
三二  
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疎猶存古意也至國  
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中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姜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  
之裔冒姜姓耳舊說本左氏以爲晉惠公時竄居於  
晉因遂撫安使居南鄙今不詳其何處殆必河外列  
城虢略之間歟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亦因而處之  
近雒水南者謂之雒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  
地皆相去不遠按後漢志陸渾西有虢略地今按虢  
略頗廣自陝州之盧氏縣北連靈寶皆其地也姜戎

必當盧氏之東北而其東南有茅峪水經又謂之蠻谷其即茅戎所在歟水經註又謂號畧在陸渾西九十里乃指其所近一處而言耳戎居於此蓋先王所以處降夷之常法也左氏於二十三年載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之事則是以諸侯遷戎狄於王都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何以不書乎然於十一年已云伊雒戎同伐京師此事亦非細故而豈春秋所得畧哉就如其說則戎居畿內已久烏得逾十二年始言遷乎又按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左氏如此類者不惟理有不通而亦自

相牴牾故諸戎之至未必晉惠公時事也○穀杜元  
凱以爲在弘農澠池縣西即今陝州東硤石關蓋晉  
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  
人入滑而邀其歸路也晉稱人將卑師少耳左氏以  
爲子墨衰經者背經文矣况衰經不服則亦已矣而  
烏用墨乎秦人鄙穢兇頑漫無統紀如夷狄然故以  
虢舉亦據其實也或曰秦下當有人字蓋闕文理或  
近之夫秦之入滑恃強生事貪兵也晉與姜戎相結  
厄人于險邀而敗之固足以挫其遠攻之銳然秦晉  
連兵構怨休息無期實自此敗始矣睦鄰之道亦有

歎焉○及者兩相欲之辭而以此及彼則主乎所重之意也凡序諸國主者爲先而其餘列數於下以其有所統屬別首從也恒不言及書及則兩相敵矣但魯與他國同事則書及在魯重內也中國與夷狄同事則書及在中國重中國也故與夷狄同事如邢人狄人伐衛晉師白狄伐秦皆兵不言及者也而此獨以晉及姜戎者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相統屬安得不異文乎故盟不言及而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書及會不言及而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及皆此意也然而必以中國主之不與夷狄先中



國耳趙伯循曰及衍文也則他如此類言及者例難盡通矣

癸巳葬晉文公

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爲文豈以今稱公足以別於侯歟然非禮也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狄侵齊

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爲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沒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疑卽邾婁聲相似而誤也杜元凱於哀六年城  
邾瑕註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蓋正謂此必其  
地相連故遂指邾瑕爲邾婁耳○自戰于升陘之後  
魯旣與邾從晉會溫則怨已釋矣此復伐之何也蓋  
無霸則邾見凌有霸則邾從會今晉文旣終魯仍無  
忌見邾稍弱則侮之而已耳胡康侯曰此皆不勝忿  
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  
自見矣○按僖公以前魯之用兵多遣大夫爲將如  
無駭翬溺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屢見於經而  
它國兵爭則遣微者故恒稱人夫用兵大事也豈其

獨不一使大夫哉蓋春秋之初禮樂征伐猶自諸侯  
出特以當時君懷疑忌不欲以兵權授之貴臣故國  
君親將之外常使其私人統領要之其人雖微而皆  
廝養之銳士也亦不待於將尊師衆耳魯則篤親厚  
舊猶有周公之遺風焉故出兵常遣大夫而微者罕  
得與焉然大夫將兵之端實自魯始至文三年則晉  
陽處父亦帥師伐楚而列國之政遂自大夫出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在今廣平北鼓肥之狄也非白狄也詳見莊三十  
二年狄伐邢及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箕晉地杜

元凱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狄勢方張肆行遠略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則舉重書敗而已耳昭元年敗狄大鹵義同劉原父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趙鵬飛氏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

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  
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  
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公如齊非行朝禮也蓋齊昭公夫人爲子叔姬乃  
僖公之女而杞叔姬之娣也其嫁當在三十一年杞  
伯姬求叔姬爲婦之後然而往嫁不見於經者以母  
賤愛輕而贈送之禮薄也是時齊昭懦弱魯本無意  
與爲婚姻特以僖公時方事晉既取濟西齊必憤之

失則姑以女與之以成和好耳而豈誠愛齊哉及魯文既卒魯失恃焉則齊復張大侈然使國歸父來聘名雖親魯實以大國臨之魯人安得不懷疑乎今公又與仲遂相繼伐邾懼其往愬以啓齊洩憤也則特親如齊以文前過前倨後恭非邦交之正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即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薨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

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僖公不道之君也其有可取者皆從齊桓晉文時事也舍是無善者焉此霸者以義率人所以有功於世也及桓文既沒而當時諸侯已爲五霸之罪人矣後儒以僖公爲賢無乃誇大之辭而不考其實歟

隕霜不殺草梅李實

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胡康侯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失其道草

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今按此冬燠之咎徵也而文公弗戒三桓之專魯自此始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預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詳見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文公

僖公子名興在位十八年謚曰文母聲姜見僖元年  
上夫人出姜娶在四年出在十八年

元年紀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

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  
之大事告廟臨群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  
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  
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  
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  
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餘見桓元年公  
即位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名蓋在上士之列者也書來會葬見襄王之

厚也汪克寬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今按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旣失矣而僖公會晉文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歿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賁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雖禮文或失之過而春秋時能懷諸侯如此者亦不多見也文公親被寵榮畧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

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群臣哉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內因以爲氏伯字天子大夫也與召伯同杜元凱謂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失之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襄王厚報僖公施及其子故來錫命也○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胡康侯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

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  
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  
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茲矢因其敵  
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弔兮受言藏之我  
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  
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謂來錫命  
乎李廩氏曰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  
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黼  
冕也王命士會以黼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又

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今觀李氏之說則毛伯之錫命也其有命辭而無命物者歟○按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伯循辯之謂錫命如漢以來就加爵秩何得無乎若一一召而錫之則勞弊甚矣竊意穀梁之言但爲諸侯素不受命於天子者發耳苟嘗受命何害於來錫乎

### 晉侯伐衛

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師之故

哉及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丘之遷不可爲以德綏諸侯也然成公復國之後即用寧俞爲政惟務自強毅然侵狄而狄遂城下受盟此何賴於晉哉自是全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公將以嗣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襄公不能反己有闕專恃兵威而不知衛非可伐之時也不亦愚乎其書侯君將之恒稱耳左氏謬傳晉侯朝王伐衛之說而後儒因以襄公爲克續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則似襄公真能仗義討罪者殊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惟歸臣下志在兵爭第承文公



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爲莊叔黃震氏  
曰如周拜錫命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  
孫壽納幣下

衛人伐晉

衛人伐晉示強也不用大衆而能抗晉用寧俞之效  
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元凱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今開州城北七里

有戚城是也○戚之會魯欲爲晉說衛而衛尚不服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侯親至於戚其不振甚矣○左氏謂晉侯之伐衛也圍戚至是疆戚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交於衛也況戚不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左氏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

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今按左氏序商臣所以弑君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爲後世之鑒但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二言則恠誕矣君薨舉謚常在葬時故吉主始刻謚安得謚於未殯之前乎成王頹弑而商臣立是爲穆王○黃震氏曰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

等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胡康侯  
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  
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  
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  
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  
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  
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  
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  
一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  
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

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  
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  
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  
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  
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  
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  
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

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顧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商臣立至文十三年卒而不見於經楚不計魯亦不弔也

是時魯方事晉而商臣亦不敢以強暴加魯故耳

朱

公孫敖如齊

晉襄嗣立無志霸圖德不脩和政歸臣下諸侯既多  
不協矣而齊昭志本昏惰乃以霸嗣自居尤不率從  
公孫敖之如齊蓋爲晉致昭公因以察其舉措也而  
昭公終不相下以至於死未嘗一預諸侯之事其自  
棄不足與有爲亦甚矣然使襄公能繼文公之烈則  
諸侯豈至如此哉

二年

丙申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師者秦康公之師非穆公時事也杜元凱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彭衙城在今西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及在晉夫秦懷敗殺之怨而興師欲以襲晉取敗之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未知所爲徐而待之彼或自知不縮而引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丁丑作僖公主

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旣葬而反虞虞主用桑



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羊  
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  
木爲重而堅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  
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  
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  
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  
別豈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  
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  
侯七間傳曰旣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

餘事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杜元凱所不用然既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無異也卒哭之祭主爲告神將祔於廟以告祔在卒哭之後因名其祭爲卒哭非爲卒哭而祭也故士虞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隕祔爾于爾皇祖某甫而檀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䟽曰祭以吉爲成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哭哀殺故爲吉祭祔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

時之常祀新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  
除之特祀仍於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  
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  
入於廟疏以爲新主既特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  
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  
也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  
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  
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  
哭爲常也卒哭之主即吉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旣  
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

通之而用桑用栗不得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奚必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遷就其說以虞主爲既虞埋重之後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易名鬼事方始就用栗主祔廟已可通行却乃主虞以桑而練時又復易栗其禮不亦煩瀆乎且又泥於左傳凡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爲君薨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死而祔可

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此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殷時或有此事非通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爲作練主遷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爲定禮而世儒之論始紛紛矣聖人制禮具有節文新主即於練後遷廟不待三年喪畢尚不亦失之太速乎故用栗之主非練主也作

於卒哭之時者也主以謚稱別於生事也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始作主者亦以文公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耳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已踰卒哭之期而始告祔者以閔公乃僖公之弟而爲君之次居先文公欲私其親將使僖公升居閔上而群臣之議不能決也決則祔後當序於祫矣故去冬不祫至是論定將躋僖公乃始作主以先祔耳然則此主未祔之前重猶未徹而群廟之祭必皆因仍簡畧矣豈爲得禮之中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內稱及微者也處父者陽處父也陽氏不繫之陽者  
未爲卿也其不地於晉也○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  
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  
故使微者至晉而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  
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  
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  
處父盟公以耻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  
耳餘見三年公如晉下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本土師以官爲氏者也穀名士爲之士晉卿也餘

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杜元凱曰垂隴鄭地滎陽  
縣東有隴城按滎陽縣今屬鄭州○垂隴之會晉襄  
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霸業也然君不  
親行委於士穀而魯亦效尤使公孫敖往諸侯之來  
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它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  
不足以鼓衆矣左氏以此爲晉討衛而曰陳侯爲衛  
請成於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  
得有請成之事邪○陳傳良氏以爲大夫而敵諸侯  
於是始亦非也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  
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



鄆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敵矣烏得以爲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穀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穀之以專權見殺其端實見於此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之日長何以不書旱乎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災爲災則謂之旱不雨雖久然春月多冰水源未竭其時太暘不至於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之滋不成乎旱災矣月令䟽曰若霧露濡龍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即此意也故但以不雨書見其恒暘而已不雨止七月則後即得雨不言可知非爲文公無意

於雨而不書也○不雨不爲災則不雩或如月令註  
所謂有禱無雩者也其龍見而雩方在六月則歲事  
之常不見於經矣餘見僖三年六月雨及二十一年  
大旱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公穀二傳曰大事者禘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於太祖其說是也但周禮所謂大烝  
即禘也禘之常時當在冬月故亦以烝名今以八月  
禘者祔後急於躋僖公也則非時矣○黃震氏曰僖  
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

其父故躋僖於閔公之上蓋躋升也躋僖公二傳皆以爲逆祀是也祫祭之禮所以序君臣以臣先君豈不逆哉先儒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亦有可疑若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分昭穆則不可詳見廟制考議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胡康侯曰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者欲娶出姜也出姜事始此○此仲遂專政之事也是時魯國兵權掌於仲遂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已私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以宣元年逆穆姜事觀之其實欲遂逆女也使齊人肯從則舉重書逆而以夫人至矣必其與魯不協執禮謝之不得已而納幣以歸遂於是乎有忿心矣不然納幣非卿事也而遂亦爲之三年之外夫豈不可往逆而何以致微者行邪出姜不得於權臣而子弑身歸其端已見於此矣

三年酌

春秋卷之二十一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衛成至是始與晉合矣稱人將卑師少也而叔孫得  
臣獨以貴卿往會則以魯方政逮大夫故得臣特親  
鼓晉以興是役而五國因爲所統耳○沈姬姓子爵  
國杜元凱曰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故城在今汝  
寧府汝水南○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  
逃其上也此有可伐之道者矣然楚之與國人不易  
凌而諸國所以敢於加兵者則以是時楚穆弒君人  
心未附而沈又政亂民離於時可侮故乘間一伐之

以襲取威聲耳此豈真能伸大義者哉家鉉翁氏曰  
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爲而不爲或不必爲而  
爲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  
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  
未能汙渚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  
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  
元堯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  
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  
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  
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蓋惠王之子也以其爲上士故稱名焉左氏以僖公時盟翟泉之王人即王子虎非矣王子不當稱人例見襄三十年天王殺弟倭夫下○王子虎書卒魯使人往弔也虎蓋外結諸侯以要時譽是以衆皆悅之特哀其死耳此與定四年書劉卷卒義同先儒以爲因其訃喪而書則不知春秋卒不書日者喪皆不訃也惟隱三年尹氏卒書日則以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謹爲之訃而魯因得不失弔生之禮耳然則尹氏書卒媚權貴也王子虎劉卷書卒感

私情也各固私交互相黨援使朝廷威令反壅不行  
非小故矣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書三卒豈  
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  
原歟

### 秦人伐晉

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伐晉以報去年冬四國伐秦之  
役憤兵也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夫濟河焚舟於理宜有但秦伯不應稱人取邑不  
應沒實求之經文不可通矣

### 秋楚人圍江



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江詳見僖二年  
盟貫下○黃震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  
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吳澂氏曰自齊  
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之深前  
旣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  
至今年有圍江之師今按江所以能守其國久而始  
被楚患者雖由其能自強亦以能親中國故也蓋雖  
晉霸嗣興禮必未失而楚因亦不敢急焉至是六國  
伐沈而潰其民於是楚穆以中國爲侮已也忿然發  
兵圍江以示武且威江淮間小國也薛季宣氏以爲

報沈之役其亦知此意歟

雨螽于宋

孫明復曰雨螽于宋謂雨而爲螽也猶雨毛雨上之類爾左氏以爲墜而死公羊以爲死而墜皆非也雨螽以時書三月之間每見其雨也此豈死物哉則災害亦大矣○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今按螽焚無訃告之禮說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託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以伐沈之役故奮然有忿晉之心故特圍江陽處父初掌兵權亦激於忿故親自帥師以救之其意實以楚爲不可敵也故不敢逕向江圍而但以伐楚虛張聲勢夫伐楚者豈必深入楚境哉左氏以爲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兵甫至楚固已即退矣此

豈真有安中國之志哉不過欲以此恐動鄰邦耳胡  
康侯曰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  
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  
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  
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  
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  
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  
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  
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  
能濟乎汪克寬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

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錄非惟楚侵陳以  
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  
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旣不能伐楚又不  
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

傳非討賊

四年戕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姜者出姜也蓋齊孝公之女  
或以爲齊昭公女則齊昭公娶子叔姬時在杞伯姬  
求叔姬爲婦之後未應有女可嫁也趙伯循疑非昭

公女得之矣婦者有姑之稱也日祖姑成風及姑聲姜尚在故也婦姜何以不氏氏者族黨從之之稱不稱氏者不使其族黨得從也往逆不稱夫人不以定爲夫人也不以定爲夫人則不得以夫人禮至矣故不書至蓋仲遂惡之而魯人貶使爲妾耳不稱字者混於衆媵之詞也趙鵬飛氏曰不稱夫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此說是矣文公旣幼冲不立而齊昭公亦柔弱無爲仲遂又成風寵子於齊有憾此其所以肆無忌憚而夫人不得正其始歟書法如此而強臣無君之情見矣餘見二年公子遂納幣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黃震氏曰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遂伐楚故江卒滅吳澂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期而其國竟滅晉霸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

晉侯伐秦

此報焚舟之役也秦晉之爭不息皆秦康晉襄之所爲也左氏乃載秦穆卒於六年之夏而胡康侯於此遂謂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得無近於癡人前說夢邪秦穆卒辯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卿也甯莊子速之子是爲武子○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春秋之初大國始僭行之故齊僖自矜其強大兩使弟年聘魯旣而荆人女叔皆習爲常然荆以強夷女叔以命大夫名雖親魯實有自尊之



意焉觀小國無敢聘於大國者其爲大國專行可知矣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乃有玉帛交聘之事爾此說是已齊桓晉文之世霸令行而非禮革於是諸侯絕無聘者至是甯俞相衛脩政自強復舉此禮以親於魯自後大國遂沿習以爲邦交之常矣禮之始失也其幾甚微至其久也不可復正甯俞衛之賢大夫也而首犯桓文之禁亦其不知禮之故也惜哉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諸侯相於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說非歟曰此徇春秋之僭而立義

非先王之正禮也餘見隱十年滕薛朝及僖三十三年齊使國歸父聘下○甯俞聘魯欲抗晉也以魯與晉睦欲因以示尊大之意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康侯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

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齊履謙氏曰僖公尊成風爲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爲哀未踰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沒其實而已今按魯公推尊妾母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弋氏不得推尊非以定公喪未逾年而未及也弋左氏作姒惟公穀以爲弋耳

五年

己亥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詳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下此榮叔與桓公時榮叔非一人然亦世爲大夫者矣○歸不書來缺文也○含口實也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車馬所以助葬賵猶可也含者殯前之禮何以久復歸含乎穀梁子曰賵以早而含已晚其說是矣雜記有含者入致命旣葬委於蒲席之言則已無及於用乃虛文耳或者因春秋時失禮而傳爲此說非聖人制禮之本意歟葉夢得氏曰死三日而斂則含祔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旣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節也此亦因雜記禮

文而曲爲之解耳襄王之於僖公禮意誠厚矣然於  
僖公止來會葬而成風則又加含賵焉不應反薄於  
僖公也蓋王朝諸大夫利魯將迎贈送之禮故因襄  
王之厚魯而假僖公母喪以求使焉雖過寵妾母有  
弗顧矣周之諸臣不能以禮正天子使以厚僖公之  
故成妾母爲夫人豈非以私情害公義哉○餘見元  
年叔服會葬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康侯曰仲子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  
故別爲立宮而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

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  
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  
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時別於東都受采詳見  
僖九年宰周公下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  
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爲燕伯故云爾此召伯  
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爲爵非矣詳見隱元年  
祭伯來下○胡康侯曰歸舍且賄施於妾母已稠疊  
矣又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

於成風已盡亂人倫廢王法甚矣○餘見前歸會且  
賄下

夏公孫敖如晉

吳澂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  
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樾會葬者  
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踈  
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郛

杜元凱曰郛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  
郡郛縣又曰商密郛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

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內鄉縣即蔡所遷之白羽其本名爲析亦郡別邑也今鄖陽府上津縣與內鄉相界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郡國者乎其後遷於南郡郡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都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都時則尚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境而遠至其地哉○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都又以窺楚也使非晉以勅敵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



書此蓋有經世之志矣

楚人滅六

鄭漁仲曰六國姓皋陶之後廬江故六城是也按六故城在今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晉襄公志意怠驕才敵庸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會諸侯楚已覘其不足畏矣滅江滅六之兵相繼而發尚誰咎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業卒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庚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始見於此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其父爲無佚不經見○前此陳與魯未嘗有邦交惟公子友嘗兩如陳必陳待之有恩禮焉者今魯與陳通好于晉故行父始得政而即請如陳雖有君命非政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篤私恩而昧公義者歟左氏以爲娶非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之事晉襄親朝者一使貴卿往者二過於事天

子之禮矣詳見三年公如晉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驩卒子夷臯嗣是爲靈公○李廉氏曰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起麇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霸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襄公復霸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隅狄徂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霸去矣襄公夏

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霸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旣悉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按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乃背先蔑

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用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杜稷計欲立長君者哉况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也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必尚在天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圖貪天功邪惟其陰結襄夫人以立靈公而後權始屬於趙盾不然則陽處父等誰

卿皆世家也安能一一殺逐無遺邪六卿既盡而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克寬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婁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駟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今按春秋之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然則子太

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姓不登於經則大夫弔卿共葬事之今亦豈晉文之所昉爲乎蓋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猶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恃霸威責人日厚遂習爲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公子遂特往葬晉侯見其心欲陰結晉也葬晉襄公

葬之速也必有故也說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晉自襄公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四君皆甫三月耳殊不知其何故也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爲常制

歟其不懷甚矣汪克寬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陽處父狐射姑皆晉卿也陽處父見二年三月及處父盟下狐氏本出於戎射姑名狐偃之子○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公時得君專寵久矣而兵權又爲所掌此趙盾之所忌也襄公旣歿欲立長君陽處父實主其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乘襄夫人之怒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



奔奔狄則遠去以避禍矣○按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鞠居殺處父而奔狄公穀亦以此爲君漏言所致如此則當以兩下相殺之詞書而曰晉狐射姑殺陽處父矣不然則亦當以國亂無政之辭書而曰晉人殺其大夫陽處父矣今殺而稱國則是以國法置之死罪也操刃者不在狐射姑矣趙氏之黨欲爲盾文奸飾詐則以陽處父爲能薦盾而歸殺大臣之惡於射姑蓋將塗人之耳目也而世儒不悟乃盛稱趙盾之賢旣自爲奸人所罔而又以罔後世不亦愚乎故崔西疇曰從三家之論則處

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邪此言庶幾不爲三傳所惑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此告朔之禮也閏月不告朔而云不告月者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不足數也是主乎月而不告矣聖人以爲閏有朔望弦晦與常月同故特以月

言明其月之不可廢耳廟者群廟之通稱非專指太廟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以其月朔日至廟瞻拜而已猶者幸其不已之辭此紀失禮之始也自是閏月必恒不告而拜廟亦不朝者有矣故於此朝廟言猶以見其初禮意尚未盡失也其後禮文日廢有不勝書矣故定哀之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則其沿襲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孫明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是當告也然則當告而不告豈止此一不視事邪蓋原其失實自此始耳餘見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文六